



曲 艺 集

串新亲



北方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集

串 新 亲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1964年·哈尔滨

曲 艺 集
申 新 亲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編 輯、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frac{2}{16}$ • 字数 23,000

1964年10月第1版 196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900

书号：0165

统一书号：T10•150

定价：一 角

PDG

目 录

王大爷找账 (二人转)	岳德清 (1)
丹心骏马 (二人转)	奚青汶 高凤阁 (8)
找石头 (二人转)	苏凤林 (19)
串新亲 (唱词)	张宪彬 (24)
夸姑娘 (山东快书)	张海楼 (32)

王大爷找账

(二人转)

岳德清

女：人民公社气象新儿，

男：新人新事出在新农村儿。

女：集体经济人人都热爱，

男：新思想新风尚激动人心儿。

女：唱的是红日高悬照山村儿，

男：大道上走来一伙人儿，

女：社员们鏊地歇了晌，

男：说说笑笑进了屯儿。

女：路过那生产队的大门口儿，

男：一个个站下挤了一堆儿。

女：大门口揭示板上贴了一张纸儿，

好似吸铁石儿，大伙看出了神儿！

男：王大爷来到跟前抬头观看，

目不识丁我越看越着急

儿。

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儿，

我一个不认识越扭越划魂儿。

告示上到底写的什么事儿？

是不是又出了啥新闻儿？

女：一句话问的大伙嘎嘎笑，

你一言他一语搭了音儿：

这本是六月份的劳动工账，

老会计拉出清单叫咱们对工分儿。

男：王大爷一听点头乐，

咱们的老会计可真不大离儿！

二齿勾挠痒痒他是把硬手，

不怪乎大伙选他真没错眼

神儿。

月頂月的工賬定期來公布，

按制度辦事真對人心兒。

誰替咱瞧瞧咱這月的賬，

共干了多少工日，記了多少分兒？

女：有一個小伙子手往紙上點，

這就是你老大號王永春兒。

六月份你老出工三十天整，

共給你記上了三百工分兒。

男：王大爷摆手說不對，
你小子怎麼淨胡弄人兒！

女：大爷你不相信問問大家伙，

我多咱撒過謊多咱胡弄過人兒？

大家伙連連點頭說對勁兒，

這紙上確實寫着三百個分兒。

男：王大爷嘴沒說啥心裡挺納悶兒，

尋思了一陣轉回家門兒。

女：王大娘一見老头子趕緊收拾飯，

放上了炕桌又端上飯盆兒。

做的是小米水飯攤雞子兒，

油乎乎黃面餅子香噴噴兒。

收拾停當我催他快吃飯，
(白)趁熱乎快馬溜吃吧！

男：王大爷坐在一旁還在犯尋思兒。

隊里头公布的賬好像不對勁兒，

我何不翻翻賬對對工分兒。

一伸手從牆上摘下日曆本兒，

翻一頁數一頁我數的入了神兒。

女：王大娘一看心裡不高興兒，

你今個可是着了什麼迷兒？

不吃飯却擺弄你那破玩意兒，

你說你到底是为的那一門
兒？

大娘我叨叨咕咕說了好几
遍，

男：王大爷在一旁还一門对工
分兒。

从头至尾我数了两三遍，
面带笑容叫声老婆子兒：
生产队公布了上月工賬，
我觉着記的有点不对門
兒，

你来瞧，整整給我記錯了，
原来差了半拉工日，五个
工分兒。

你說这日历是个破玩意
兒，

咱可是把他当做活宝贝
兒！

这一篇划了道說明我把活
干，

有一道就表明我掙了一个
分兒。

女：（白）你拿一边去！

王大娘脸兒一扭我不希的
丑，

左一道右一道看了倒鬧心
兒！

男：（白）不是吹呀！

这比那記工員記的都有
准，

这比那記工手册記的都牢
实兒！

女：我問你抖抖嗖嗖还磨蹭什
么劲儿？

穷汉子得了宝一門穷显皮
兒！

男：記差了五分我得快去找，

女：（白）說你胖你还喘起来了
呢！

五个分就把你弄的慌了神
兒。

这若差百八十分你又得怎
么样？

男：不了解情况你少来瞎吡
兒！

五个分虽說不多也該找，
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吭打
乎哏”兒。

女：吃完饭你再去有啥不可
以？

男：找完分我再吃飯又有啥关
系兒？

女：你可真叫这五个分迷住心
竅，

男：你别总跟着崂一門旁“噶唧”儿！

王大爷我一甩袖子抬腿朝外走，

女：王大娘脚一躁罵声老东西儿，

动不动說我落后好顾自己个，

长个嘴就知叭叭“貶批人”儿。

五个分支乎的你坐不住金鑾殿，

連飯也不顾吃就去找工分儿。

純粹是老鴉落在猪身上，总是說別人黑看不見自己

黑儿，

我看你真是越老越回旋，真把那工分看成了小命根儿。

数落他一通我坐下喘口气儿，

本打算自个吃飯又有点不放心儿；

老头子冒冒失失去把工分找，

这宗事可是办的有点太沒

根儿。

他那个豆腐賬記的若不准，

岂不是拿着不是去訛人儿！

老东西生来脾气倔又“葬”，

要起来犟眼子准得打唧唧儿。

我还是到队里去把他找，以免得“唧唧噥噥”那有多

可耻儿。

我刚刚走进了生产队的院儿，

忽听得噼啦叭拉震耳根儿，

原来是老会計扒拉算盘子，

沒等我走进屋他就开了音儿。

男：（白）我說王大哥呀！

你这本日历賬記的可不对劲儿，

与我这总賬不符有問題儿，

你那上划了二百九十五个道儿，

我这账却记了三百个分儿。

女：（白）看找“扎越”了不是！

王大娘听此言没敢朝里走，

在门外暗暗叨咕老东西儿；

信我话有多好你不该把工分找，

这一找反倒找出不是儿。

我心里七上八下正在无主意……

男：（白）哈哈哈哈！

女：却不知咱那老头大笑的那一門儿？

只听他连说对劲对对劲儿！

男：我正是找你来退还这五个分儿。

你给我多记了半个劳动日，

快销了吧，我得要回去把饭吃儿。

王大爷说罢转身就要走，

女：老会计急忙上前拉住他衣襟儿；

闹半天还是这么一回事

儿，

我刚刚明白了你的意思

儿。

这件事让我有点不好办，

你叫我改账我有啥根据

儿？

你那个日历本不能做凭据，

我不能给你销掉这五分儿。

男：我叫你销掉你就销掉，

我情愿退给队还有啥问题儿？

女：老会计摇头摆手说不可，

空口无凭不能乱销工分儿。

男：我这个日历本就是好凭据，

你若是不信咱们再对一回儿。

女：（白）你说还咋对吧？

男：记工员的工账一天记一次，

我这个日历本是一天划一回儿。

你照着记工账我拿日历本儿，

咱哥俩挨天对对准能找到
根儿。

女：老会计连连点头说声好，
大哥你铁了心要退这五个
分儿。

男：(白)那是了。

两个人坐在桌前又把工账
对，

女：王大娘在门外脸上笑咪咪
儿。

(白)哎哟！我可真是隔台
阶瞧人——把咱那老头子
瞧短了！

我戴着木头眼镜没把事
看透，

不怪乎老伴他骂我净瞎吡
儿。

我以为老东西他朝回把工
分找，

原来是他要往外退工分
儿。

看起来咱老伴思想还不
错，

(白)不是我老王婆卖瓜自
卖自夸呀，

他本来就不是自私自利那
号人儿。

我老婆儿夸老头心里正高
兴，

忽听得屋里面乐的拍桌子
儿。

男：老头说对对对就是差在这
儿，

女：会计说那天是六月二十七
儿。

男：老头说我这本上划了五个
道儿，

女：会计说这工账上记了十个
分儿。

差头是找到了，倒是那个
对呀？

男：王大爷手拍脑袋仔细想原
因儿。

女：王大娘在屋外也帮老头
想，

想的入了神儿，直劲儿挠
头皮儿。

我冷丁想起了错在哪，
急忙进屋亮开大嗓门儿，

(白)我说老会计呀！
那一天镗黄豆他干了半头

晌，
后半晌请假进城去瞧咱闺女。

男：王大爷一拍大腿说对劲儿，

那一天是小李子记的工分儿。

一准是事情多他记错了账，

将半天给咱记成了全日的分儿。

大兄弟你快把这五分给勾掉，

女：老会计看看账又发现了新问题儿。

大哥你虽然请假去把闺女看，

可是你公私兼顾不光为个人儿。

你瞧这说明栏内记的多详细，

你那天为队里捎了一件东西儿。

咱队长还在这里盖上了印儿，

这说明你应当得这五个分儿。

男：王大爷听此言不由把头点，

咱队长办事情可真够细心

儿，

那一天我进城找他把假请，

他托我给队里捎件东西儿，

队里的小电滚在工厂修理，

他叫我顺便捎回，队里不再去人儿。

捎回来小电滚可算啥大事儿，

这点事不应当给我记工分儿。

如果说这也要把工分记，那咱们可得好好求求真儿，

咱队长为大伙多办了多少事，

为什么从来都不记工分儿？

女：老会计说，事情一码是一码，

要分别对待具体来分析儿。

那电滚份量沉路途又挺远，

正因此咱队长才决定给你

記五分兒。

男：你这說法我可不同意，
干点事干嘛总提分、分、
分兒！
为集体人人都有份兒，
我情愿不要这五分兒。
你若是还不給我快勾掉，
那就是誠心拿我当外人
兒。

女：王大娘接过話头連說对对
对，
你大哥到現在還沒把午飯
吃兒，
你們俩要再这样泡下去，
餓坏他我可要同你打官司
兒。

男：老两口你一言来他一語，
說的我老會計沒了詞兒。
既然是誠心实意热爱集
体，
我就給勾掉了这五个工分
兒。

王大爺一見手捋胡子乐，
女：王大娘一旁笑嘆味兒。
我拉起了老头子一同往家
走，

男：老會計望着他俩直門捋胡
須兒。

合：別看这老两口子常頂嘴
兒，
人老心紅永远是一条心
兒。

丹 心 駿 馬

(二 人 轉)

奚青汶 高鳳閣

女：王大爺是老更館兒，
男：王大娘是接生員兒。
女：論活計大娘比大爺輕快点
兒，

男：隔三差五有个休班兒。
女：王大爺可就不同于他老伴
兒，
男：忙完了白天忙黑天兒，

女：睡覺沒放過行李卷兒，

男：也沒脫過袂袄袂褲和單布衫兒，

往哪儿塊一“栽歪”就是一下晚兒，

睡覺好像鬧着玩儿。

特別是這兩天老黃驃馬要下崽兒，

這老头“綁訂”着守了它五六天兒，

熬的那老臉蛋子都變了色兒，

兩只眼睛也紅了邊兒。

女：劉書記一個勁兒地勸他輕着點兒，

(白)我說老哥呀，

你可不要拿自个的身板兒鬧着玩儿，

總這樣一宿一宿地靠燈碗兒，

慢慢兒還不得成肉干兒。

叫我看讓別人替你一下晚兒吧，

你回去實實惠惠休個班兒，

叫大嫂露露手頭炒上幾個菜兒，

再到供銷社打上它二兩老白干兒，

喝完了躺在炕當間兒，(讀“箭兒”音)

甜甜蜜蜜地睡它一天兒。

(甩腔)

(夾白)人身体是肉長的，老不休息是玩不轉轉的。

你工作積極是好，但是愛護身體也很重要，你關心公家，公家也得關心你，今天，你的任務只有一個。

男：(白)什麼任務？

女：(白)休息、睡覺。

男：(白)啊，這，這是任務？

女：(白)對。

男：(白)哈哈……不行啊，支書。

女：(白)為什麼不行？

男：(白)咳！您是不知道哇，

這匹馬從小就在我跟前兒，(讀“淺兒”音)

算來也有個六七年兒，

這六七年它哪年也沒帶上崽兒，

誰知它今年虎拉巴就開了懷兒。

八月十五的高粱沒出穗
呀，把我都乐“枪杆”儿，
真好像我那老姘要生小孩
儿。

我估摸这两天正是节骨眼
儿，

怎能够赶这个当当去溜
边儿。

你别瞧我的黑白头发半儿
对半儿，

也别看我上牙下牙掉了一
圈儿，

喜的是老天爷给了我个好
身板儿，

(白)放心吧！

要死呀，少說也得个十年
儿二十年儿。

女：話說长了好走板儿，

书归正传还是你休班儿。

男：(白)怎么非得让我休班
儿？

女：(白)非得让你休班儿。

男：(白)一定让我休班儿？

女：(白)一定让你休班儿。

男：(白)我，我不休！

女：(白)不休不行。

男：(白)我，我抗議！

老黃馬就是十天不下崽
儿，

我老头也是穩絲不动守它
十天儿。

任凭誰把石头块子說出了
眼儿，

我也不能扔下这攤去休班
儿。

女：(白)別人看着也是一樣
嗎！

男：(白)扔給誰呀？那些小生
荒子呀？

女：(白)怎么样？

男：(白)哼！一个个愣头愣
脑，毛手毛脚，說干就干，
不加思考，別看他們干起
活来龙腾虎跃，这种事
呀，哼，干不了。

女：(白)我怎么样？

男：(白)你？

女：(白)对。

男：(白)得了吧，我的刘书
記！

你成天的工作都打不开点
儿，

怎能够甩开大攤儿顾小攤
儿。

眼看着日落月出来到下晚
儿，

(白)没啥事呀，
你就马溜回去睡觉别耽误
时间儿。

(白)你就放心吧，我离不
开这儿！

女：(白)你真的不去？

男：(白)不去。

女：(白)来几个人哪，把老王
头给我架家去！

(幕后众白：好)

男：(白)哎哎，慢点儿慢点
儿。

女：(白)走不走呀？

男：(白)我走！？(一语双关)

女：(白)干说走，你倒挪窝
呀！

男：(白)我，我挪不动啊！

女：(白)还是叫几个人抬你
吧？

男：(白)别别别，我能挪动，
好啊，你们这是强迫呀！

女：(白)得了，得了，你快走
吧！

男：(白)咳，你们可万分的加
小心呀！那……那……那

可是洋马呀！

女：(白)放心吧。

男：(白)真欺负我老哇，

这老头慢慢别上了小烟袋
儿，

轻轻地扯了扯披在肩上的
小布衫儿，

一步好许能迈一尺二，

走不远回头看一番儿，

他的一只脚刚刚迈进家门
坎儿，

女：王大娘就像迎亲的一样又
倒水来又装烟儿。

我说是大清早晨喜鹊叫，
原来给我叫回个大名鼎鼎
的老更信儿。

(白)哎哟哟，我的老天爷
呀。

男：(白)你扎乎啥呀？

女：(白)给你镜子。

男：(白)我要它干啥！

女：快照照你那张花狗脸儿，
真好像开封府里的包青天
儿。

男：(做接镜伏)嘿嘿，可不是
咋的。

女：(白)哎，我说老头子。

男：(白)喳喳的，什么事呀？

女：你今个怎么这样新“出彩”

儿，

我估摸八成是休班儿？

男：(白)嗯，休。

女：(白)正好

男：(白)干啥？

女：咱们二人是姐俩回门赶在

一块儿，

男：(白)你也休？

女：(白)是呀，

正好，咱们明个早晨种小

园儿。

男：(白)种小园儿？

女：(白)啊！

我点籽儿来你刨埥儿，

顶多用上个小半天儿。

男：(白)不行，一会我还得

走。

女：(白)还走？

男：(白)有紧事。

女：(白)好容易遇上个休班，

不忙乎忙乎家里的活，你
还有个屁的事！

男：(白)有事就有事，你管不

着。

女：(白)好啊，老东西！

你是看家不好啊，还是丑

我不顺眼，

为什么一迈进家的门坎你

就烦儿？

一个月你顶多在家两下晚

儿，

我老婆子一年到头净耍单

儿，

小花猫成了我的家中伴

儿，

小黑狗看门我去上班儿，

家里的一切事情你大不管

儿，

生产队里你却可劲儿撒欢

儿，

好容易回来一趟还不给个

好脸儿，

难道说我不应该叫你种小

园儿？

不种小园你搁啥吃菜儿？

买着吃显着你趁钱儿？

男：(白)咳老婆子，

咱老“姑们俩”从结婚就在

一块儿，

苦辣酸甜四十来年儿，

想过去咱们喝稀粥来穿破

烂儿，

看現在皮棉裹身飯菜滿盤
兒。

過這個年你我已經是六十二，
半截腊頭子還能着幾天
兒，

咱要不爭着搶着多做點
兒，

怎能報答上黨，情似海來
恩似山兒！

(白)我看你这是呀，
知其一來不知其二，
腦瓜子里邊少根弦兒，
做出事和公家分心眼兒，
姐倆出門子各顧個的那一
小攤兒。

女：(白)得了，得了。

把你那半生不熟的理論少
說點兒，

哪百輩子我攔擋過你上班
兒？

你要不說今兒個你休息，
我還能拽你回來種園田
兒？

(白)今個呀，
既然回來了，你就別想再
走，

有啥事，也得種完園子再
上班兒。

男：(白)什麼？你不讓我走？

女：(白)怎麼樣？

男：(白)哼，笑話，
難道說你還用麻繩捆住我
的手腕兒？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兒，
園田地怎能比我的洋馬崽
兒，

我不能扔下大攤顧小攤
兒！

(白)辦不到
這老头說着話回身就要
走，

女：老大娘回身插上門杈關
兒。

男：老大爺抓住她的胳膊往後
一拽，

把大娘一溜歪斜摔到後邊
兒。

女：老大娘說時遲來那時快，
一伸手薅住了大爺的小布
衫兒。

合：老倆口一個拉來一個拽，
噉通扑通在屋裡直轉圈
兒。